

罗伯特·范诺伊，《圣经预言的基础》，第 20 讲

约拿书

四. 约拿

A. 约拿的名字和作者

让我们看一下罗马数字 IV 和 A.，“约拿的名字和作者”。这本书的名字来源于阿米泰的儿子约拿。如果你读约拿书 1 章 1 节，你会读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太的儿子约拿。”在列王记下 14:25 中，据说有一位同名的先知来自北方王国拿撒勒以北的迦特希弗。我想看看《列王纪下》14:25 这段文字，因为它在另一个方面也很重要。这里你读到耶罗波安二世：“他收复了以色列从哈马口到亚拉巴海的边界，正如以色列耶和华借他仆人迦特先知亚米太的儿子约拿所说的话。海弗。”因此，耶罗波安二世按照约拿的预言，将以色列的边界向北延伸至阿拉巴海（死海）。显然，耶罗波安二世时期阿米太的儿子约拿与《约拿书》的作者是同一个人。因此，在列王记下 14:25 中，据说同名的先知来自迦特希弗。根据这一参考文献，他一定是在耶罗波安二世时期或之前来到的。如果是在耶罗波安的时代，他就是阿摩司和何西阿的同时代人。他预言耶罗波安将夺回从北部的哈马到南部的阿拉巴海的古代边界。除此之外，除了书中所讲述的内容之外，我们对约拿一无所知。

现在我们来谈谈他去尼尼微的使命，以及他缺乏这样做的愿望，鱼吞掉了他，最终去了尼尼微的故事。该书的作者没有被指定，但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认为乔纳

不是作者。然而，应该补充的是，如果这本书是由约拿以外的人写的，这绝不会影响它的真实性，因为没有指定作者。

B. 本书的性质：历史的还是非历史的一方法综述

B. _是关于如何理解这本书的讨论，“这本书的性质：历史的还是非历史的”。这成为人们广泛讨论的问题。那么我们来看看吧。这本书与其他小先知书有很大不同。它的内容不仅仅是约拿预言的记录，而且是以先知为中心人物的叙述。在这方面，它与以利亚和以利沙有关的叙述更为相似。这就像《国王》中的一段叙述。关于叙述的特征，存在着广泛的不同观点。它的宗教价值几乎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但它的历史价值却常常被认为缺乏。由于这本书是那些选择挑战《圣经》历史可靠性的人首先引用的书之一，我们应该更详细地考虑它。

据说作者写这个故事时有一个说教的目的，他讲这个故事是为了教导某些事情。从这个前提出发，可以得出结论：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不是提供历史信息，而是教授某些教训，并且作者使用故事形式来实现这一教学目的。人们通常不认识到，像说教小说一样，也可能存在说教历史。

请参阅 TD Alexander “Jonah and Genre”，它位于您的参考书目第 17 页中。如果您对此主题感兴趣，我们可以查看这篇文章。这是一篇相当好的文章。但在其中，亚历山大在调查《约拿书》的分类方式以及被贴上什么标签时说道。他说，即使是部分调查也揭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并且他对每个标签都做了脚注。有人说

这是历史，有人说是寓言，有人说是米德拉什，有人说是寓言，有人说是预言寓言，有人说是传说，有人说是预言传说，有人说是小说，有人说是说教小说，有人说是讽刺，有人说是短篇故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换句话说，如果你看看与这本书一起工作的人并尝试对类型进行分类，你就会得到这一长串的可能性。

亚历山大本人将其归类为说教历史，或旨在教导某些东西的历史。非历史群体对于其性质存在不同的观点。最常见的是小说、传说、寓言和寓言。参见 Alexander, 第 36 和 37 页。

非历史方法

1. 约拿作为小说、传说、寓言和寓言

让我们逐一看看。一、小说。有些人认为作者打算将这个故事写成散文小说。二、传奇。其他人认为作者利用了以色列人民中流传的预言传说。这种观点承认这个故事背后可能存在真实的历史内核。也许一个名叫约拿的人确实去过尼尼微。也许是皇室信息，甚至是带有宗教色彩的信息，但历史事实的原始核心被各种传奇性的扩展和增加所包围，例如鱼的故事。我可以说这三件事：鱼、葫芦和尼尼微人的皈依通常给人们带来最大的麻烦，因为它们是最常质疑其历史性的东西。在某些表达方式中，特别是在鱼的故事中，有些人找到了与非以色列人的一致之处，例如从海怪手中解救的传说。据说作者将这个传奇主题用于自己的目的，包括教导诸如上帝对异教徒的怜悯，以及约拿拒绝遵行上帝旨意的叛逆和罪恶等事情。那些认为这

个故事是真实历史的人并不否认所教导的事情。问题是：那么我们凭什么可以说它不是历史的呢？这种观点的含义是什么？

否认书中历史事件的人的第三种方法是寓言观点。这种观点最常见的形式将约拿视为以色列人民，尼尼微是异教徒世界，以色列的任务是向他们宣扬悔改的信息。因此，约拿的不忠就是以色列不忠于成为外邦人的光。约拿被鱼吞掉是以色列的被掳，约拿被扔到陆地上是以色列从被掳中归回。回归的以色列是为了让异教徒了解宗教真理，他们通过皈依而成为上帝恩典的接受者。以色列因对外邦人的怜悯不满而被拒绝。这些是寓言观点的总体思路。

第四类是寓言观点。其他人则不会把寓言元素放在如此突出的位置，而是将这个�故事视为一个为了教导一些教训而发明的寓言。这种观点不一定会否认这个故事的神圣灵感，但会愿意否认它的历史性。NICOT 评论中的 Leslie Allen 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您查看第 41 页的引文第 2 段，您会发现莱斯利·艾伦 (Leslie Allen) 对《乔尔书》、《约拿书》和《弥迦书》的评论中的一段话，其中艾伦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约拿书》都被以强烈的历史脉络来解释”。然而，尽管主要象征性地使用《约拿书》的教父们承认它的历史性，但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包括四世纪的纳齐安祖斯的格列高利……路德认为这个故事是非历史的。我不确定他从哪里得到的，因为没有脚注。今天，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界都热衷于维护这本书的历史性，并认为它的灵感和权威取决于它：如果《约拿书》是历史，那么它就是最重要真理证据的一部分可以想象，全能的上帝会努力使人悔改，并会赦免那些真

正悔改的人。”还有人坚持这种观点。艾伦的评论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这本书不是历史性的，那么这只是一些心胸宽广的犹太人的观点，即上帝甚至应该赦免外邦人，如果他们真正悔改的话。”受到启发来教导这个急需的教训吗？这种观点有限制上帝的灵并贬低比喻作为真正的圣经媒介的价值的危险。对我来说，他确实回避了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个比喻吗？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得出结论，这是一个比喻？这意味着什么？当然，上帝可以启发某人讲一个比喻。但这就是这个比喻吗？

对非历史方法的评论 现在回到你对约拿书的讲义，我想先对非历史观点做一些一般性的评论。稍后我会在下一页对非历史观点做一些更具体的评论。但首先是所涉及的一般性的广泛问题。在我看来，没有足够的依据对这些非历史观点的验证以及拒绝它们的一些强有力的理由。我在这里列出了三个原因。

A. 书本身声称它是历史性的

第一，这本书本身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将其视为历史以外的任何东西，除非奇迹的存在被认为是反对这一点的证据。当然，其中有很强的奇迹元素。如果奇迹的可能性不是一个问题，那么这本书本身就没有充分的理由被视为历史性的。列王记下 14:25 中叙述中提到的主要人物为一位名叫约拿的先知的历史真实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看，这就是《列王纪上 2》14:25 发挥重要作用的地方。如果我们只有约拿书，我们可能会想这是否是一个寓言。我们知道约拿是一位先知，他在耶罗波安二世时期或之前发表过预言。

b. 耶稣将其理解为历史性的 - 马太福音 12:38-41 第二, 耶稣在马太福音 12:38-41 中提到约拿书中的事件表明他将其理解为历史性的。让我们看马太福音12:38-41。 “然后, 一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对耶稣说: ‘老师, 我们想看你显出神迹来。’ 他回答说: “邪恶淫乱的世代要求神迹! 但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之外, 没有人会得到它。正如约拿在大鱼腹中三天三夜一样, 人子也将在地心里三天三夜。”

阅读《约拿书》并讨论这个历史问题, 将其与第 40 节联系起来: “正如约拿在腹中三天, 照样, 我也在地里头三天。” 在我看来, 这并不是争论的焦点。在第 41 至 42 节中, 请注意耶稣接着说的话: “当审判的时候, 尼尼微人要站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们因约拿的讲道而悔改, 现在有一位 这里比约拿还要伟大。南方女王将在对这一代人的审判中站起来谴责它; “因为她从地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 现在有一位比所罗门更伟大的人在这里。” 现在请注意耶稣在第 41 和 42 节中所做的事情。耶稣将约拿的历史性与约拿的历史性放在同一平面上。示巴女王。他将尼尼微人的反应与他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反应放在同一平面上。换句话说, 当约拿向尼尼微人传道时, 尼尼微人就悔改了。你没有悔改, 而我比约拿更伟大。这里有一个历史类比。如果尼尼微人没有在历史上因约拿的讲道而悔改, 那么这个类比就站不住脚了。假设这些事情发生了。耶稣用它来谴责他那一代人。

现在看看艾伦对此的说法, 艾伦说: “然而, 耶稣在马太福音12:39-41中关于约拿的陈述, 难道不构成我们这本书的历史真实性的见证吗? 冯·奥雷利本人对

这个故事的解释是这样的，他承认：“如果耶稣的复活是一个物理事实，那么约拿住在鱼腹中也一定是历史事实，这确实没有确凿的必要性得到证明。”’”但是请注意，这并不是争论的真正关键。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要注意稍后有关约拿神迹的部分将要展示的一个特征，即耶稣对约拿和鱼的叙述的使用所反映的并不是严格的解释，而是流行的解释。主将犹太人的理解力作为关于他自己的真理的载体。如果是这样，那么很有可能认为他的参考文献仅仅反映了当代的观点，而不必为旧约的学生认可它。”换句话说，人们相信约拿是历史性的，因此耶稣用这些术语说话，好像它是历史，但事实并非如此。此外，必须考虑到耶稣教导中的比喻元素，众所周知，西方字面主义者发现这一元素难以理解。如果一位现代传教士向他的会众提出麦克白夫人或雾都孤儿的挑战不会有错，那么耶稣难道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暗示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来强化他自己独特的信息吗？”现在我认为艾伦确实没有抓住要点。耶稣说约拿在鱼腹中三天，然后被鱼吞了，并不是那么重要。历史上还提到了尼尼微人在传讲约拿时的悔改，这与当时的人们在听到他自己的讲道时缺乏悔改形成了鲜明对比。

看看 GC Aalder 的小书《约拿书的问题》。他说：“最后，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本人毫无疑问地接受约拿书中所叙述的事件是真正的历史事件。这一点不仅从他提到约拿在鲸鱼肚子里逗留的事实中可见一斑，而且从他提到尼尼微人的悔改中可见一斑：“尼尼微人必起来审判这一代人，并定他们的罪”。它：因为他们因约拿的传道而悔改，并且看到比约拿更伟大的人在这里。我们的主不可

能做出如此严肃的声明，除非他坚信尼尼微人确实因约拿的传道而悔改了。鉴于基督的这一强调警告，对这种悔改进行抛物线的解释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对许多评论家来说可能没有多大意义，但对我们这些相信他是我们宝贵的救主、天父的儿子、人性完美无缺的人来说意义重大。也许这对那些拥有这种信仰，但不完全同意我们接受旧约作为上帝无误、权威话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人来说可能意味着一些东西。” 我认为奥尔德的声明增加了对艾伦这样的立场的回应。

你在大纲中看到查尔斯·哈里斯说：“传教士确实可以引用虚构或寓言人物的插图，但他不能引用它们作为类比证据。让他在一群不信者面前尝试这个，他会发现他们嘀咕道：“这证明不了什么，这件事从未发生过。”” 在我看来，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耶稣以此作为类比，如果没有悔改的历史现实，那么这个类比就站不住脚了。迪拉德和朗曼在《旧约导论》第392-393页中评论道：“支持历史阅读的最令人信服的论据是，耶稣提到约拿和尼尼微表明他相信这本书是历史性的。然而，评论认为，虽然这是可能的，但还不确定。” 毕竟，如果耶稣在讲道，即使是比喻，他也可以提及该事件。以类似的方式，今天的传道人劝告会众要像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尽管很少有人相信好撒玛利亚人是一个历史人物。好心的撒玛利亚人没有被命名，只有约拿的名字。在《列王记》中，我们知道他是一位生活在耶罗波安二世时期或之前的历史人物。但我不认为这个类比是寓言。在我看来，这不符合耶稣在他的声明中所做的历史类比的要求。这是对非历史观点的第二个一般性评论。

C. 将约拿纳入圣经正典

第三，《圣经》正典中包含《约拿》，以及犹太文献中最古老的参考文献表明，它始终被理解为历史性的。请参阅第 42 页的引文——我引用了 HL Ellison 的一段较长的引文，他说：“真正重要的是这本书的历史性。非常清楚的是，在犹太传统中，其字面意义从未受到质疑。事实上，亚历山大的斐洛这位伟大的寓言大师，如果他知道的话，无疑会急切地抓住象征性或寓言性的解释，“煞费苦心解释了鱼的奇迹”。

“同样，这本书的经典性似乎从未受到质疑。无论现代学者将这本书解释为预言传说、象征性叙事还是说教小说，他都面临着无法解释犹太人民，特别是我们的主，如何将其视为历史真实的情况。当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把它视为虚构的话，我们对它作为历史真实记载的精神解释或多或少会与我们应该给出的解释有很大不同，那么困难就更大了。我们被要求相信犹太人不仅忘记了它是虚构的，甚至忘记了它的真正含义。现代人对其最初的目的和意义也存在着独特的冲突，这一点也不公平。

“那些否认这本书的事实真相的人必须承担起责任来解释一本与其他预言书如此不同的书如何被纳入预言正典，如何被遗忘它是象征性或说教性的小说，等等我们的主无法认识到它的真实本质。

“让我们面对一个简单的事实。从艾希霍恩开始，对这本书历史性的否认首先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世界观的结果，在这种世界观中，奇迹或神对物质

事物的干预没有空间。

“然而，保守派必须承担部分责任。对他来说，很多时候，书的前半部分才是最重要的。他往往忽视了上帝对约拿的神奇处理只是为启示他的神圣品格做准备。如果我们希望这本书的字面真理得到认真对待，我们就必须给予它充分的精神解释，并证明其中特殊的奇迹元素是合理的。”换句话说，如果你只关注历史细节，你可能会错过这本书的真正意义。

4. 犹太人的观点—他们并不认为这 是一个寓言 在你的讲义的第 4 页之上，还有一个对你在第 39 页的引文的引用，来自 Aalders 对后一点的评论，Aalders 在他讲话时的第 2 段关于犹太人如何理解这本书。他说：“犹太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们并不认为约拿书是一个寓言，而是认为它是真实历史事件的记录。这从托比特的伪书中可以明显看出。托比特临终前，他呼唤他的儿子托拜厄斯，命令他前往米底亚，“因为（他说）我相信那厄姆所说的上帝在尼尼微所说的话，所有这些事情都将会降临到亚述身上”和尼尼微。这段文字可能是正确的，但《七十士译本》中记载的是约拿而不是那鸿。这可能是一个错误的修正，但它证明犹太人肯定不认为约拿书是一个比喻。在马卡比的第三本书中，祭司以利亚撒在祈祷时提到约拿的拯救，如下：“当约拿在海生怪物的腹中毫无怜悯地受苦时，天父啊，你使他恢复原状，他的全身都没有受伤。” 家庭。’在这个参考之前，有类似的回忆，包括法老和他骄傲的主人一起被淹死，西拿基立在圣城面前被击败，从火炉中救出三个朋

友，以及但以理从狮子手中’书房。这同样有力地证明了犹太人认为《约拿书》是真实历史事件的记录。约瑟夫斯一再强调其作品的历史特征，并将该书的内容纳入其《古物》中。尽管我们可能有充分的理由质疑他的历史准确性的实际价值，但毫无疑问，他表达了他的人民的观点，即约拿是一个历史叙述。这些是对非历史观点的一般性评论。我认为这是拒绝非历史观点的三个强有力的理由。

范诺伊对非历史方法的分析 现在我们得到更具体的评论。首先，在我看来，那些持有非历史观点的人通常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a.，是“所描述的事件被视为不可能或不可能的”。换句话说，这本书的历史真实性因其所包含的神奇元素而被否定。有些人认为奇迹不会发生，因此有关奇迹的报道不可能是历史。其他人愿意接受一般的神迹，但认为约拿书中神迹元素的倍增是如此之大，最好不要将其视为历史。这基本上就是 Allen 在他的 NICOT 评论中所说的。艾伦说：“这种令人惊讶的元素是整本书的一个关键因素。一位先知前往尼尼微传达他的信息是一个非凡的现象。针对列国的预言性神谕很常见，但这些神谕通常是在先知的祖国土地上为他的同胞的利益而说的。以利亚和以利沙前往大马士革的政治使命是最接近的相似之处，但约拿的旅程却具有不同的性质。” 因此，先知们要去另一个国家是令人惊讶的。另一个令人震惊的惊喜是约拿拒绝承担他的预言重担。摩西、以利亚和耶利米确实回避了他们的任务，但约拿的直率拒绝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犹豫。事实上，这本小书充满了一系列的惊喜；它充满了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和令人瞠目结舌的现

象，一个接一个。猛烈的海风暴、约拿在创作歌曲时幸存的潜艇般的鱼、尼尼微的大规模皈依、神奇植物—这些都不是旧约预言叙事中的常见特征。虽然一两件激动人心的事件不会引起任何疑问，但以挑衅的方式让读者惊讶不已，这表明作者的意图不仅仅是描述历史事实。所以这并不是奇迹本身，而是“令人瞠目结舌的现象的积累”让你开始怀疑这是否真的是为了历史性地阅读。“大胆地说这一系列事件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谁能限制上帝的全能并断然地说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普通读者对它们的印象并非不可能，而是不可能。如果作者想通过一系列不可能的事情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并将其集中在他的信息上怎么办？”这就是艾伦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

John Stek 的方法：历史类比 请参阅第 42 和 43 页，了解 Allen 对这种方法
法的回应，该声明来自 John Stek 的一篇文章。他多年来一直担任《旧约》教授，
现已退休，但写了一本名为《约拿书的信息》的书，我认为这本书对于解决该书的历史
历史性问题以及约拿书的信息非常有帮助。但请注意斯特克所说的话，他说：“作
者假设所叙述事件的历史真实性。这是大多数读者……强烈倾向于拒绝的假设。将
这段叙述从其独特的经典和历史背景中提炼出来，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通史的背景
景下阅读它，在通史的背景下，除了神话、传说和童话之外，这里所叙述的奇迹不
会发生，现代读者和学者们觉得历史的类比迫使他们为叙述找到一些解释，而不是
叙述的事件确实发生了。”请注意，“历史类比”是经常用于历史目的的原则：如

果你在自己的经验中找不到类似的现象，那么就有问题了。斯泰克所说的原则是，这样做的读者倾向于将其脱离其自身的背景，即上帝在其中工作的救赎历史的背景，并将其置于一般历史的另一个背景中，然后得出结论：它没有发生。不会发生。他说：“正如艾斯费尔特一样，运用历史类比的原则，人们通常会求助于“世界各地都存在的神话、童话主题，即一个人吞咽和呕吐的主题。一种大鱼，例如以珀尔修斯传奇的一种形式而闻名。

方法是阴险的。这意味着，如果一致性是一种美德，那么圣经中每一个奇妙事件的叙述都必须这样做。致命的结果是，所有圣经奇迹都被历史类比的原则所解释。

“作者承认历史类比原则的有效性，但坚持认为，对《约拿书》中记载的奇妙事件唯一合适的历史类比是属于圣经作者所见证的救赎历史的类似奇妙事件。，即上帝大能作为的历史。这是阅读约拿书的唯一合适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历史叙事严肃地对待历史性，即使在叙述最不寻常的事件时也是如此——正是因为有不寻常的事件需要叙述。在圣经文学中，《约拿书》找到了与预言历史叙事中的文学最接近的类比，正如大多数学者所承认的那样。换句话说，你可以在旧约历史文献中找到最接近的类比，即出埃及记的故事和列王记的故事。

尼尼微人的悔改受到质疑 接下来的一段是脚注，35，斯泰克说：“尼尼微人悔改的报告经常被用来证明这本预言书的传奇性。 罗利 (HH Rowley) 直言不讳地说：

“尼尼微瞬间转变的论点无法让任何了解其历史的学生信服，除非这种转变既短暂又迅速—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毫无价值，而且不太可能欺骗人。”天啊。’如果作者正确地解释了约拿书的目的，那么尼尼微人“短暂”的悔改就足以达到神的目的。因为即使是这样的悔改，在约拿向尼尼微传道刚开始时就已经开始显现了—“约拿进城走了一天的路程”（3:4）—与以色列长期冷酷无情的拒绝和奇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充满了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事工。尼尼微人对预言性警告的回应，无论多么短暂，都让铁石心肠的以色列人蒙羞。”我认为耶稣说的是同一件事。尼尼微人悔改了，但有一位比约拿更伟大的人在这里，而你却不悔改。

以色列人 并没有因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事工而悔改，尼尼微人也做出了以色列人应有的回应。“此外，上帝宽恕了亚哈，证明他即使是短暂的悔改也会仁慈地回应，而亚哈也同样表现出短暂的悔改，以回应以利亚即将到来的审判的威胁。”你还记得亚哈悔改或推迟对他儿子的审判。

多重奇迹问题 如果你打算遵循艾伦和其他人的观点，他们说正是这个短篇小说中奇迹元素的倍增，才让你得出作者无意描述历史的结论，你必须意识到这些事情也往往在其他地方发生。那么列王纪下 2 章 4-7 章你要做什么？在列王纪下 4-7 中，共有 4 章。约拿书有 4 章。在列王纪下 4-7 章 4:1-7 中，先知团成员的妻子的罐子里的油倍增，以偿还债务。在 4:8-37 以利沙应许给舜南妇人一个儿子，后来又使他从死里复活。在 4:8-34，以利沙为先知的儿子们净化并增加食物。在

第五章中，以利沙治愈了乃縵。在第六章中，斧头是浮动的。在六章八节，有些以色列人被蒙蔽了。在 6:24 至 7:20 中，他预言撒玛利亚在被围困期间将获得拯救。所以我认为你可以说的是，当你读《两位国王》的叙述时，你有 4 个章节，其中有同样“令人瞠目结舌”的奇迹事件，如果这会让你说，“约拿书不是历史。”

在我看来，一致性应该会让你说 2 Kings 4-7 也是一个预言传奇。一旦你做到了，那么你从哪里开始呢？因为在我看来，你在《约拿书》中找到的文学类型与《列王纪下》第 4-7 章中找到的文学类型是一样的。我不明白你怎么能把 2 个国王 4-7 作为历史，但我不能接受乔纳，反之亦然。所以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某人认为什么是可能的或可能的。相反，问题在于作者是否有意描述他所知道的现实。作者对于这件事是否发生的意图是什么？包含奇迹事件，即使这些事件是快速连续记录的，也不能成为反对其历史性的有效标准。

我们现在回到逃亡问题，正如 CS Lewis 所说：“现在我们当然必须同意休谟的观点，如果奇迹存在绝对“统一的经验”，换句话说，如果它们从未发生过，那么为什么它们从未发生过。不幸的是，只有当我们知道所有关于他们的报告都是虚假的时，我们才知道针对他们的经历是一致的。只有当我们知道奇迹从未发生过时，我们才知道所有的报道都是假的。事实上，我们正在争论一个圈子。”

我认为最终我们会回到世界观的问题以及你是否愿意承认神圣干预的可能性。所以这是更详细的看一下。

鱼的故事和古代海怪

我说过非历史观点一般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奇迹。第二个原因是，鱼的故事被认为源自其他民族的神话和传说。接下来，当你检查推导的证据时，我想你会发现约拿的故事和其他故事之间没有大量的对应关系。大多数相似之处都体现在某人从海怪的肚子里被救出来的想法中。希腊文学中，特洛伊国王的女儿赫西俄涅为了安抚众神而被送给海怪，却被赫拉克勒斯所救。但奖赏并没有给予赫拉克勒斯。同样在希腊文学中，珀尔修斯从海怪手中救出了一位少女并娶了她。希罗多德讲述了阿里昂被海怪推出并被海豚救起的故事。

请转到第 41 页，引用第 41 页上的奥尔德斯的评论。他说：“必须放弃的第三个论点是基于相似之处，尤其是鱼故事的相似之处。许多学者一直致力于从非圣经来源收集相似之处。人们一再断言作者利用了古代神话和民间故事来创作他的故事。然而，无法证明他熟悉这些故事。”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作者借用了这些来源。”可以显示的一致性点是如此之少且微不足道，以至于不可能从中证明《约拿书》的作者使用甚至知道异教传说。如果不能清楚地证明对这些材料的熟悉，那么这些相似之处又如何有助于解决作者是想记录历史还是写说教小说的问题呢？”

请注意，在讲义第 5 页的底部，甚至亚伯拉罕·库南 (Abraham Kuenen) 也表示，鱼奇迹的故事完全符合作者的宗教立场，因此我们没有权利将某些外星起源归因于神话或神话。图例中只能显示一些一致点。

寓言方法的问题

现在一些更具体的评论。其中之一是对非历史观点的原因的讨论：奇迹。第二，对寓言方法的更具体的评论。我认为寓言方法的困难在于它在追究细节时会遇到困难。例如，约拿自己敦促船员把他扔进海里，这很难适用于以色列被囚禁的情况。在故事中，鱼是神命定的拯救约拿免遭淹死的手段，这也很难适用于被囚禁的情况。这并不是否认约拿在某些方面可以被视为以色列的典型或代表。我认为这是很有可能的。事实上，我认为这样理解可能是最好的。但这与坚持认为叙事是为了寓言以色列完全不同。约拿的代表性或典型意义将假设约拿与以色列之间存在某些类比。在寓言解释中，人们会期望有详细的对应。

当我们将约拿书与旧约寓言的其他例子进行比较时，这一点就变得更加清楚。旧约中有一些寓言。我给你两个。以西结书 17:2-10 以西结说：“人子啊，你要设一个比喻，向以色列家讲一个比喻。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只大鹰，翅膀有力，羽毛长长，羽毛颜色各异，飞到了黎巴嫩。他抓住一棵香柏树的树冠，折下它最上面的枝条，把它带到商人之地，然后把它种植在商人的城市里。他把你土地上的一些种子种在肥沃的土壤里。他把它栽在水充足的地方，就像柳树一样，它就发芽，成为一棵低矮的藤蔓。它的树枝转向了他，但它的根却留在了它的下面。于是它就变成了一棵藤蔓，长出了枝条，长出了枝繁叶茂的大树枝。但还有另一只巨鹰，翅膀有力，羽毛丰满。这棵葡萄树现在从它所栽种的土地上向他伸出根，并向他伸出枝条来取水。它被种植在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水里，这样它就会生根发芽，结出果实，成为一棵灿烂的葡萄树。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它

昌盛吗？难道它的果子不会被连根拔起，被夺去，以致枯萎吗？所有新的生长都会枯萎。不需要强有力的手臂或很多人就能把它连根拔起。即使移植了，它还能茁壮成长吗？东风吹来，它不就彻底枯萎了吗？在它生长的土地上枯萎了吗？”

第 3 节中那只长着强大翅膀的鹰是尼布甲尼撒，他从黎巴嫩来到犹大这个小国。他抓住一棵雪松的顶部，折断了它最上面的枝条，把它带走了。”这就是约雅斤，他被带到“商人之地，在那里建立了一座商人之城”，那就是巴比伦。“他把你土地上的一些种子种在肥沃的土壤里”，这就是西底家。“他像柳树一样种植它……它变成了低矮的藤蔓。但还有另一只鹰，”那就是埃及法老合弗拉。继续说：“人子啊，不要害怕他们或他们的话。不要害怕，尽管你周围布满荆棘和荆棘，而且你生活在蝎子中间。不要害怕他们所说的话，也不要被他们吓坏，尽管他们是一个叛逆的家族。你必须对他们说我的话，无论他们听或不听，因为他们是叛逆的。”

这与当时的历史非常吻合，当你读到第 12 节时，你会得到文本本身的解释。第15节：“王却背叛他，差遣使者往埃及去。”所以解释就在那里。它是通过声明它是一个寓言来引入的，它被讲述，然后有一个解释。

在以西结书 19 章中，还有另一个寓言。以西结书 19:1，“你为以色列的首领作哀歌，说：‘你们的母亲在群狮中，真是一头母狮！她躺在幼狮中间，抚养着她的幼狮。她抚养了一只幼崽，他变成了一头强壮的狮子。’”狮子似乎是以色列。她的一只幼崽是约哈斯。“他变成了一头强壮的狮子。他学会了撕裂猎物并

吞噬人类。列国听说了他，他也被困在他们的坑里。他们用钩子把他带到埃及地。他被一个祈祷所吸引。当她看到她的希望落空，她的期望落空时，她又带走了另一只幼崽，让他成为一头强壮的狮子。他在狮子群中徘徊。”那人好像是约雅斤。所以我们可以再次追溯到《列王纪下》，然后阅读对当时历史的寓言描述。

如果你将这样的例子与约拿书进行比较，你会发现其中的内容要短得多。它们明显地表明了它们的寓言特征。你不会读以西结书 17:19 并得出结论说，从有关鹰和香柏的措辞意义上来说，这是历史性的。因此，有寓言性质的迹象。在《约拿书》中找不到这样的迹象，看来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它不应该从寓言的意义上理解。

比喻方法的问题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比喻”，你可以将约拿与旧约中的比喻例子进行比较。我再次认为你会发现这些比喻与约拿书中的比喻完全不同。我列出了三个比喻。你可以看看《士师记》第 9 章、《撒母耳记下》12:1-4 中拿单的比喻，以及《撒母耳记下》14:6-7 中提哥亚智慧妇人的比喻。如果你看它们，我不会花时间看，但当你看这些并阅读它们时，我认为有两件事很突出。 a. 它们非常短、简单且尖锐。意思很清楚。每一种情况都提出一个基本点。士师记第 9 章指出立亚比米勒为王是愚蠢的。撒母耳记下 12:1-4，大卫与拔示巴有罪。撒母耳记下 14:12-14，大卫应该允许押沙龙返回耶路撒冷。 b.，上下文中有直接指示，非常清楚。有人告诉

大卫这是一个故事。如果你把它与约拿书相比较，约拿书的特点既没有提出一个奇点，也没有任何应用的迹象。此外，也没有解释为什么故事的主要人物是真实的人物。在我看来，这些事情结合起来反对抛物线解释。

请查看您引文的第 43 页，其中 DJ Wiseman 在 *Tyndale Bulletin* 上的一篇文章中发表了声明。他说：“如果这是一个寓言，那么与旧约中的其他寓言相比，它的长度和缺乏解释以及包含‘奇迹元素’是独一无二的，这是所有其他古代近东相似之处所不存在的。如果“寓言的说服力取决于其对人类处境的真实性描述”，这一点就尤其值得注意。” 换句话说，你不会指望在寓言中找到神奇的元素。这不是寓言类型的特征。

第43页第3段给出了艾伦的回应。他说：“当然，这个故事是以叙述的形式讲述的，但是“所有的寓言都类似于历史事件的记录……从约拿书的形式来看，不可能论证它一定是历史事件的记录。事件。” 换句话说，寓言形式与历史形式非常接近，你无法真正区分。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列王纪下 14:25 中的英雄或反英雄显然是有意与先知等同的，” 因此他确实在《列王纪下》中也提到了约拿书之外提到的这个问题。“这至少有一个历史依据，这表明我们书中所涉及的事件是历史性的。” 然后他说：“这个故事背后很可能有一个历史核心，但这与它目前形式的理解无关。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路加福音 10:25-37）的背后隐藏着《历代志下》28:15……在戴夫和拉撒路的比喻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拉比的故事，讲述亚伯拉罕的

管家以利以谢（拉撒路是希腊语的形式）是如何被拯救的。被派往所多玛测试其公民的热情好客。但没有人会无法将这些寓言与直接的事件叙述区分开来。在每种情况下，旧的主题都被用作创作新的和当代的东西的原材料。”现在，他对一些比喻背后的许多联想。深入讨论这个问题，我想你可以质疑其中的一些联系，但除此之外，他给出的例子都没有在寓言中提到一个已知的历史人物的名字。约拿书确实如此，所以在我看来，那里的类比虽然很有趣，但实际上并没有他试图让它承受的重量。

我发现我的时间到了，我们还没有“满足”。那么我们就到此为止吧。下次我们将不得不讨论一下约拿书的内容，然后继续阿摩司书。

粗略编辑：Ted Hildebrandt

凯蒂·埃尔斯最终编辑

由 特德·希尔德布兰特重新叙述